

三蘇先生文粹

五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一
東坡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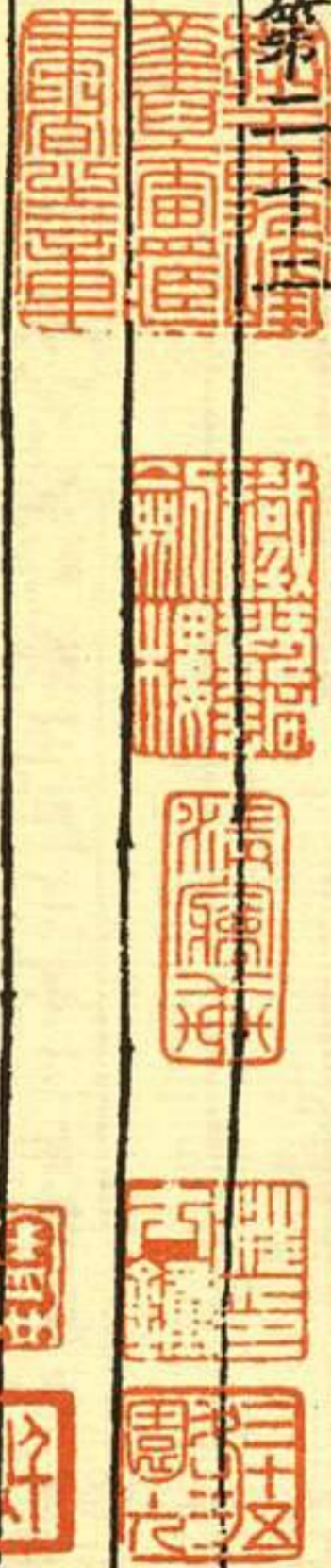
論

樂毅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相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為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為不可援擇進兵卒刎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為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

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為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湣王之彊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鬪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特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為之謀也當戰國時兵彊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為天下笑也

孫武一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為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為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為難者何也統於西而忘於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也變詐汨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為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為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為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為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閑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自居於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即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卑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正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彊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孫武二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為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

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蓋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爲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爲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彊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彊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爲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爲君之讎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洛博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天下略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蝎皆得自效於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爲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潼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潼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爲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民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讎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爲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志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范增

漢用陳平計間踈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

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留侯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

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貴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彊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竒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賈誼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不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彊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

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舟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相為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趨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捐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鼂錯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彊為之則天下狂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彊朞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

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使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疆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己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厲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蒞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霍光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歷博學之士以至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功效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數術又非有以大過於羣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捍社稷託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辦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託以死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狷介廉潔不爲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

者晉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所爲取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他技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彥聖不思不克若自己出哉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臣之勢而居於廊廟之上以捍衛幼冲之君而以其區區之才與天下爭能則姦臣小人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生殺之柄威蓋人主而貴震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

諸葛亮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姦孔明恥之

欲信大義於天下當此時曹公威震四海東據許充南牧荆豫孔明之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節槩慷慨死義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而彊臣之聞孔明之風宜其千里之外有響應者如此則雖無措足之地而天下固爲之用矣且夫殺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爲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爲仁義之師東嚮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已難矣曹操既死子丕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丕而屬之植未嘗不以譚尚爲戒也而不與植終於相殘如此此其父子兄弟且爲寇讎而況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有可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

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哉故夫敵有可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爲大義非湯武而行之爲失機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溫以爲孔明承相靈之後不可彊民以思漢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誅之不知蜀之與魏果有以大過之乎苟無以大過之而又決不能事魏則天下安肯以空言竦動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言而不可用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二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三

東坡先生

論

孔子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案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爲哉操以爲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己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克忤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相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相畏之歟則季相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夫孔子盍姑修其政刑以俟三相之隙也哉

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相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朞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相不疑其害己此必有不信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

又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孔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為齊弱又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子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偏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臯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子思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可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為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

不可議此其不爭為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為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設諸子之欲為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為文級級乎唯恐其泯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于荀卿楊雄皆務為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紜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使千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揚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為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為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嘗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

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爲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爲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爲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爲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爲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爲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爲論也

孟軻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吾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子一以貫之天下苦其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氏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胸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亂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蓋嘗求之於六經至於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王化之本始於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爲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奪而足以爲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爲教也使人歌舞佚樂無所不至要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是故春秋

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爲也不觀於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政之難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其無欲爲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唯其不爲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唯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爲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矣

荀卿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

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

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儒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假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楊雄

昔之爲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爲善而荀子以爲惡楊子以爲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

離性以爲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爲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說多焉嗟夫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若白黑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眞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於堅者爲穀柔者爲輪大者爲楹小者爲楸楠之不可以爲楹輪之不可以爲穀是豈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之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爲情而合才以爲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彼以爲性者果泊然而無爲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苟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飢寒之患牡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飢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

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爲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爲惡聖人以
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
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
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爲哉雖然揚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
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此其所以爲異者唯其不
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爲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夫太古
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爲善而一人
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爲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
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
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爲聖人之私說不已踈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
之所聞一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論區區乎以石稷之岐嶷文王
之不勤瞽鯀管蔡之迹而明之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理與
衆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
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爲性之無與乎情
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

韓愈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璣象犀天下
莫不好奔走出力爭鬪奪取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
好之之實至於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
以爲美被之於身而知其所以爲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韓愈之
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爲論甚高其
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揚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
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昔者宰我
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爲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
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爲貴曰宰我子貢
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汙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哉蓋亦曰夫
子循循焉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韓愈
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

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
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爲異
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
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
待人之仁也薄其禮而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來是待夷狄之仁
也殺之有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
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直乎愈之以爲一
也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仁者之爲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如在
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爲如其存焉則是孔子不明
鬼也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爲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
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爲仁義禮樂
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喜
怒哀樂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爲老子之嬰兒也儒者
或曰老易夫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
以爲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爲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
其弊豈可謂善學耶

韓非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
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
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
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
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
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
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
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
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
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
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

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四

東坡先生

策

御試制科

策問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鑿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徼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借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縲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蝕于朔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

一五二六 九

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于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採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撻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彊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

急政而 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威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問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堅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伋之賤且踈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 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 陛下也所謂 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 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 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 制策有念 祖宗 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

卷之二

二

七

勤道遠台不加進臣竊以爲 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 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 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 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盡天下者大器也又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 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耶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耶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 陛下之不勤者竊見 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 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 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

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蓋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微利入已後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借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己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常若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荅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戚公用管仲其相與問荅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

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
譚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諂也是不能辦
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 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 陛下未得御
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
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
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臣故曰實不至也夫
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
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井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
此而和氣安得不鑿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
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
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
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飢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
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
友則不能居若輩徒飢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
徹者有安之之名而無安之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慄大言
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
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 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
議者以爲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
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疆未有艾
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中國自困而
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
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臄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
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
援而中國亦緒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
矣其便莫如稍徙公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
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公
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
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

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暇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不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減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勝計哉今不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使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祭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旣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定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借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况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况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煩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叙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蝕于朔淫雨過節煥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蝕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

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蝕或不蝕則陽氣之有
彊弱也今夫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也其不疾者必
其彊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彊弱異故夫日之蝕非食之日而
後為蝕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 陛下勿以其未蝕也為無災
而其既蝕而復也為免咎臣以為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
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為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
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為噓噓之氣溫然而為濕陰動而內其於人
也為噓噓之氣冷然而為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
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噓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
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為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
不能噓也今 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
益加其禮蕩然真天下為咻煦溫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
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噓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
之意陰陽消伏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 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診

卷之二

六

書

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
非正陽之月伐鼓揀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
古乎此 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
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診本不至於六六診者起於
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夫皇極者五
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為一者也是故
有眚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
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
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崇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
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
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揀變如左氏之說
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為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
疑也伏惟 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
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 陛下身率之耳後官有大練之飾則天下

以羅紉爲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爲汗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 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撻姦或曰不可撓獄市而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爲撻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爲撻姦則夫曹參者是爲逋逃主也伏惟 制策有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而其所以爲失者則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于典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一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其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撤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伏惟 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幽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幽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二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伏惟 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質之言不冢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虛贏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

始立使額叅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鎛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質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今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彊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竒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宮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

甚幸其臣謹對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四





三蘇先生文粹卷之五

東坡先生

進策



擬進士對 御試 并序狀

右臣准 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 陛下

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朴

直之論 聖聽廣大中外歡喜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

聖意皆以得失為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率

據上第 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

如此臣切深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

不以為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為戒昔 祖宗之朝崇尚

詞律則詩賦之士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為貴則

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

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

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已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

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

之非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

擬進士對 御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

直載所聞上將以推廣 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以開

示四方使知 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

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干冒 天威臣無任戰恐待

罪之至

策問

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

獻之求詳延于廷詎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

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

序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

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

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
可以臻此 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施
之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
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
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
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臣謹對曰臣伏見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
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
所憂者不知 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 陛
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觀
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
則雖有皋陶益稷爲之謀亦無自而入矣而況於踈遠愚陋者乎此
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
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爲 陛下

未知此也是以所爲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
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主人人而督責之萬事之所
以得其序者豈聖主事事而整齊之哉亦因能而任職因職以任事
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 陛下使兩府大臣侵
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今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
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
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
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 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
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
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矣昔邴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
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
今政事堂忿爭相詰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
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 聖策曰有
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 陛下之及此言是

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為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止之所在以為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紐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為政不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劫而成之夫以斧劫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斲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疆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可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陛下苟誠乎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乎為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信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財枉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為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為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為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害陛下以為仁天下以為貪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紛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

荅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作為文書以曉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為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為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而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固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而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自不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意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迺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志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者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為之歟為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

甚於前矣雖 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乖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 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憚改作今 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其後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 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 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 陛下陛下探其要治其本恭已無爲而物莫不盡其天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屑爲之又況於 陛下乎 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首免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 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今 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 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 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盡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三秦僞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則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必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踈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 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 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喜爲異論至以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而說者又以爲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 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 陛下至於如此且夫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

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遇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 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事與其所宜先者而 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彊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 仁祖之在位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骨洗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

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為笑矣 陛下觀今之大臣為知人歟為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為其人可與勦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 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 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改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 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 聖策曰生民以來其稱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雖未盡善然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為此不可以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

時而不可知其所以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 祖宗故其言曰
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
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人
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符堅用王猛而樊世仇滕席寶不悅
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 陛下違衆而自
用者必以此藉口而 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
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謀利魏鄭公豈
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
今夫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
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說況天下乎今天下非
之而 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
憂矣不遑假寐區區忠盡淮 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五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六

東坡先生

策略 并序

臣聞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蓋有以一言而興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一言而興邦不以爲少而加之毫毛三日言而不輟不以爲多而損之一辭古之言者盡意而不求於言信己而不役乎人三代之衰學校廢缺聖人之道不明而其所以猶賢於後世者士未知有科舉之利故戰國之際其言語文章雖不能盡通於聖人而皆卓然近於可用出於其意之所謂誠然者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己以徇人務爲射策決科之學其言雖不叛于聖人而皆泛濫於詞章不適於用臣常以爲晁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之累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言今陛下承百王之弊立於極文之世而以空言取天下之士繩之以法度考之於有司臣愚不肖誠恐天下之士不獲自盡故常深思極慮率其意之所欲言者爲二十五篇曰略曰別曰斷雖無足取者而臣之區區以爲自始而行之以次至于終篇旣名其略而治其別然後斷之於終庶幾有益于當世

策略一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 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 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

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民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脉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為者今且有人悅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為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擬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為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踈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驚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于晏安畏葸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為日月其文為星辰其威為雷霆其澤為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為先而後論所以為立之要云

策略二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為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為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宁而太息者幾年于此矣蓋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為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為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守自守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之

憂命將出師兵交于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爲國者故其兵可敗而其國不可動其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二虜且未動也而吾君吾相終日皇皇焉應接之不暇亦且爲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爲長久之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疆虜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不肖竊論當今之弊蓋古之爲國者不患有所費而患費之無名不患費之無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歲而費千萬是千萬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萬之足云哉今者二虜不折一矢不遺一鏃走一介之使馳數乘之傳所過騷然居人爲之不寧大抵皆有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觀吾之所答於是朝廷洵然大臣會議旣而去未數月邊陲且復告至矣由此觀之二虜之使未絕則中國未知息肩之所而況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虜之大憂未去則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是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職而中書之務不至於紛紜今者曾不得歲月之暇則夫禮樂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何時而議也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販夫豎子皆得執券以誅其所負苟一朝發憤傾圮倒廩以償之然後更爲之計則一簪之資亦足以富何遽至于皇皇哉臣嘗讀吳越世家觀勾踐困于會稽之上而行成於吳凡金玉女子所以爲賂者不可勝計旣反國而吳之百役無不從者使大夫女女子于大夫士女女子于士春秋貢獻不絕于吳府嘗竊怪其以蠻夷之國承敗亡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費耗則不可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則爲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內外不相擾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如種使種主之凡四封之內所以疆國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所以賂遺于

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財不匱其所以聽役于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大而中書常有蠻夷之憂宜其內治有不辦者故臣以爲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足辦也今夫天下之財舉歸之司農天下之獄舉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特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豈少於蠻夷哉誠以爲不足以累中書也今之所以待二虜者失在於過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牲芻委積之數而已至于周衰諸侯爭疆而行人之職爲難且重春秋時秦聘于晉叔向命召行人子貢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其後楚伍員奔吳爲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入郢西劉之興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爲屬國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國特建一官重任而後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虜者限其常數而豫爲之備其餘者 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使于虜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荅使其議不及於 朝廷而其間暇則收羅天下之後才治其戰攻守禦之策兼聽博採以周知敵國之虛實凡事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不亦甚簡歟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汎汎焉莫任其責今舉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大計唯所欲爲將無不可者

策略三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爲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以累 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

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爲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而安有不可爲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 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于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于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爲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歎息以立法更制爲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爲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爲 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 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爲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爲之

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爲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姦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于害民而不可彊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武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讎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多人君顧忌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耳鼂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爲而沉毅果敢之

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喧譁以至于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為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符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為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為之信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策略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己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涌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法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闕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而有水患也而以為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礪而不至于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為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

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無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赳赳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獯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爲 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獯者皆取於鄉原是以此若此靡靡不立若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獯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獯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策略五

其次莫若深結天下之心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于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旣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

一策五十六

八

祥

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于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于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獵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于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于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于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旣已去而佞佞焉抱

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
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于
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
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
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
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于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握
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擠擢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
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
患及其子孫生于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
情踈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
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
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
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
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

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綠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
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
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
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
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
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
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
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
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
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
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
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于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
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
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

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六

東坡先生

策別 井序例

課百官

臣聞為治者有先後有本末嚮之所論者皆當今之所宜先而為治之大要也若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臣請列而言之蓋其摠有四其別有十七所謂其摠四者一曰課百官二曰安萬民三曰厚貨財四曰訓兵旅此之謂其摠有四一曰課百官所謂課百官者其別又有六焉一曰厲法禁二曰抑僥倖三曰決壅蔽四曰專任使五曰無責難六曰無沮善者是也二曰安萬民所謂安萬民者其別又有六焉一曰敦教化二曰勸親睦三曰均戶口四曰較稅賦五曰較戰守六曰去姦民者是也三曰厚貨財所謂厚貨財者其別又有二焉一曰省費用二曰定軍制者是也四曰訓兵旅所謂訓兵旅者其別又有三焉一曰蓄材用二曰練軍實三曰倡敢勇者是也別而言之十有七焉故謂之策別

厲法禁

昔者聖人制為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上之為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為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于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所以為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于踈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

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今夫州縣之吏受賂以鬻獄其罪至于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于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爲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疆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爲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于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于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況木索笞箠哉 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于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堤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其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爲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則固以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鞠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爲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而至于館閣之臣出爲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真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旣以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爲者也聖人爲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抑僥倖

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

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我者也我以爲可予而予之我以爲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斂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賞愛名器而囂囂者以爲不可是烏足卹哉 國家自近歲以來更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涖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其涖官之所得而爲閑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古之用人其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位定然後祿之然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夫試之者豈一定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耳 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

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決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彊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爲輩莫敢不盡與臣切以爲今之患正在於任人太過是以爲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 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于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叅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子奪亦雜出于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聞于時而嚮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亦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爲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啓之也臣以爲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

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羣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士而習知其爲人至於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矣唐之得人於斯爲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未知其果不可以爲姦也

決壅蔽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訢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訢訢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孰是哉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

海之廣使其關節脉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訢其冤如訢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夫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相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

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
于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彊國富垂及升平
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
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
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
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
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
治要郡縣錢幣制于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于繁多
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
之吏推折贏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
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
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
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
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
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
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
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
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專任使

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
是故雖有長才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
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爲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功
又其三歲一遷吏不爲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此天
下之士爭以爲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
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將
有十年不得調者矣 朝廷方將減任子清冗官則其行之當有所
待而臣以爲 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
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衝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珠錦

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紝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
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爲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爲
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學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繁縟而姦不
可止爲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
惡未始不由此也今夫爲京兆者戴星而出見燭而入案牘咎筆交
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躡乎其庭持詞而求訴者肩相摩乎其
門憧憧焉不知其爲誰一訃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罪
者亦不知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悛獄訟之繁未有
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贏虛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
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爲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
知而付之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
不及是以能者不過粗舉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賄賂交乎其
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弊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爲今
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
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
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于天下
而欲爲長遠之計者則其效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闊而其終必
將有所可觀今朞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爲是無能爲者不待其成而
去之而其翕然見稱于人者又以爲有功而擢爲兩府然則是爲省
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然歲不得休息朝廷旣
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來去夫胥吏者皆老於其局
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
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爲卑矣苟有能者而
老于此不爲不用矣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子勸
獎之以厲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槩
久而不遷至于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
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
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

無責難

無責難者將有所深責也昔者聖人之立法使人可以過而不可以不及何則其所求於人者衆人之所能也天下有能爲衆人之所不能者固無以加矣而不能者不至於犯法天下如此而猶有犯者然後可以深懲而決去之由此而言則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將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能者不深責也是以其法不行而其事不立夫事不可以兩立也聖人知其然是故有所取必有所捨有所禁必有所寬寬之則其禁必止捨之則其取必得今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爲善而明日爲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彊爲善以求舉惟其既已改官而無憂是故

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而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爲哉故曰今之法責又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寬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爲牧人歟夫爲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即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爲失察其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怪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賊吏者何也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六七十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質劫良民以苟求免耳爲法之弊至於如此亦可變已乎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今使舉官與所舉

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然不能逆知終身之廉者而後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臣知貪吏小人無容足之地又何必於舉官焉難之

無沮善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為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

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丈人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矣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

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貴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七



